

11.10.24

吴镇研究论文专辑



嘉善文史资料

687

91

嘉善县政协文史委员会
嘉善县志办公室 嘉善县文联 编

44166/36

嘉善文史资料

第 六 辑

吴镇研究论文专辑

(内部资料)

嘉善县政协文史委员会

《嘉善县志》办公室 编

嘉 善 县 文 联

一九九一年二月

前 言

元代四大画家之一梅花道人吴镇，是嘉兴魏塘人（今属嘉善县）。嘉善县人民政府于1990年9月4日隆重集会，纪念他的710周年诞辰。钱君匋、邵洛羊、王伯敏、顾锡东、朱念慈等来自沪杭宁鲁各地的书画艺术家，省、市、县党政领导，文艺界人士150余人出席了纪念会，参观了修缮后的梅花庵、吴镇陈列室和纪念书画展，并凭吊了吴镇墓。百岁老人苏局仙、年逾九十书画家谭建丞、八旬老艺术家唐云、叶浅予、陆抑非，以及王学仲、赵宪初、陈从周、朱育莲、吴道弘、赵冷月、于希宁、戴敦邦、韩天衡、刘文西、任政、刘江、凌云、台湾画家施志刚等著名书画家和省、市、县书画作者创作了80余件翰墨丹青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周谷城副委员长题额的《纪念吴镇诞辰710周年书画展》中展出。足见这位画坛先贤得到绘画界的普遍崇敬。

吴镇研究论文研讨会是这次纪念活动的重要内容。明清以来，中国绘画史等论著，极力推崇“元四家”的贡献，研究中国画的墨法笔法，莫不涉及吴镇，现代艺术大师黄宾虹、史论家王伯敏对他尤为心折。近三十年来，上海的郑乘珊、美国的高居翰，台湾的陈肇光等学者先后有研究吴镇的专著问世。这次专门集会，从吴镇的身世人品，画风技艺，题画诗词等多侧面深入地作了探讨考辨，在吴镇研究史上尚属首次。这些新的研究成果，不仅丰富了史料，并将吴镇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，想必为海内外方家所乐闻。为此，我们

将这些论文编录成《吴镇研究论文专辑》，作为《嘉善文史资料》第六辑，也可以算是第五辑《纪念吴镇诞辰710周年专辑》的续集奉献给读者，以冀弘扬民族优秀文化，并为纪念乡先达吴镇敬献一瓣心香。

论文的撰写者有著名的书画家、史论家、文艺工作者和文物博物工作者，他们的论著颇具创见，观点各有异同，我们一概保持原貌，只就个别附录表式，为排版方便作了更动。论文排列次序按内容相近，分编为三组。

限于水平，难免有疏漏差错之处，敬希专家学者不吝指正。

编 者

一九九〇年十月

目 录

●前 言

- 吴镇身世考辨……………陈华宗(1)
- 吴镇自号“道人”、“和尚”浅释……………王伯敏(22)
- 吴镇的人生观与山水画……………黄廷海(28)
- 吴镇子嗣之谜……………吴静康(34)

- 从《双松平远图》、《渔父图》来谈谈吴镇的山
水画……………邵洛羊(39)
- 吴镇的两幅《渔父图》长卷……………朱仲岳(43)
- 吴镇的《嘉禾八景图》……………沈昌桂(58)
- 吴镇绘画作品真伪考辨……………黄涌泉(64)

- “醉后挥毫写山色，云霏烟岚淡无痕”
——浅谈吴镇在元代山水画变革中的
贡献……………张振维(74)
- 吴镇的墨竹及其对后世文人画的影响……………金 梅(88)
- 诗画双绝 珠联璧合……………李德坝(96)

附 录

- 元代画家吴镇存世作品年表……………徐耀祖(102)

吴镇身世考辨

陈华宗

作者系浙江海宁人，1933年生。1984年在嘉善县文化局负责分管文博工作，开始搜集、研究有关吴镇资料，1988年调县志办公室后，拟为吴镇重新立传，遂以吴镇身世为研究课题，历时二年，辑成《梅道人遗墨补》，已编入《嘉善文史资料》第五辑。本文为纪念吴镇诞辰710周年而作。

一、吴镇的家世

吴镇(1280~1354)，元代著名画家，字仲圭，号梅花道人，浙江魏塘(今嘉善县城)人。

吴镇家世过去鲜为人知，地方志乘均不载其父辈名字。近年在浙江平湖发现了《义门吴氏谱》，经考证确认是吴镇胞兄吴瑛的后裔在清初续修的家谱。谱中记载吴镇的祖辈、父辈、兄弟侄孙辈甚详，且与邑志所载同一传主的事迹多相契合，是不可多得的吴镇研究资料。现就谱载吴镇祖父以下家世作一概述。

吴镇的祖父“名泽，字伯常，仕承信郎(查清·纪昀《历代职官表》宋元均无此职)，因官居汴梁，继与杨宣慰同职，后与吕文德守襄阳有功，同故将李曾伯移家嘉兴思贤乡(即

今嘉善县境之西北部)，号雪樵居士。宋亡不臣元，航于海。卒葬澈浦（属海盐县），因名吴家山。”（《义门吴氏谱》系薄纸抄本，因保管不善，颇多朽缺，文字常见脱漏，引文未及考正。下同。）吴氏分支居嘉兴思贤乡的并非始自吴泽，但从事航海经商的，确自吴泽始。

吴镇的父亲名禾，是吴泽的长子。据《谱》载“字君嘉，号正心，随父航海。……性至孝，庐守父墓，因居澈浦。家巨富，人号‘大船吴’。”由此看来，吴泽迁居嘉兴后生下长子名禾字君嘉，恐与“嘉禾”这个嘉兴的古地名有关。吴禾生在嘉兴，但随父航海，又因庐守父墓，客居澈浦，死后也葬在吴家山。但查了宋后三部《澈水志》，吴家山确有其地，而未见吴泽、吴禾两人的传略和墓葬资料。

宋末元初澈浦的外贸海运业十分兴旺。据《元史·食货》篇载：“至元十四年（1277）立澈浦市舶”。与当时的庆元（今宁波）、沪渎（今上海）并称三大口岸。近通闽粤，远涉大食（阿拉伯帝国）、克遼、闍婆（今印尼西爪哇岛）、占城（今越南中南部）、勃泥麻逸、三佛齐（印尼苏门答腊古国），船南往来澈浦，经营金银、缙钱、铅锡、杂色帛、瓷器、香药、犀象、珊瑚、琥珀、珠琲、鍍铁、鼈皮、玳瑁、玛瑙、车渠、水晶、香布、乌楠、苏木等物。泊岸帆船最大载重量约合今制150吨（见《海盐新志》稿）。所以吴泽、吴禾父子两代经营海运贸易而致“家巨富，人称‘大船吴’”也是可信的。至于志乘不传，则恐仅系富户，而无尺寸功名，社会地位不高，史家不采，乃属常事。

吴泽共生七子，除长子禾随父航海外，其余六个儿子都不事海运。其第三子（吴镇的三叔）吴森，从思贤乡迁武塘

(魏塘)定居，为乡里间做过很多好事，历版《嘉善县志》都在“孝义”、“高谊”或“行谊”篇内为他立传，传云：“吴森，字君茂，汝南(今河南上蔡县)人。宋末其父徙居魏塘。森尝为管军千户，移疾闲居。家饶于资，乃捐田二顷建义塾，延师以淑乡里子弟；又好施予，周人之急。元至大庚戌(1310)廉访使以名闻于朝，表其门曰‘义士’。及卒，翰林学士吴兴赵孟頫为撰墓铭。”(清·光绪《嘉善县志》录自明·弘治《嘉兴府志》)这篇传略主要表彰吴森家富而好施予，热心教育的德行。而廉访使表旌于朝，赵孟頫为撰墓铭，其声望已非一般平民可比。

吴泽的孙辈(吴镇的堂兄弟)中，据《谱》载，只有吴森的长子吴汉英“随祖航海”，继承过祖业，后“因父归嘉兴，遂老武塘……(谱文朽缺)……惧祸，不得已，延祐中(1314~1320)仕从仕郎，即秀州、嘉兴、平江等处财赋提举。”看来还做过几任小官。吴汉英的简传在明·正德《嘉善县志》的人物附录中也能查到。“吴汉英，字彦良，号樗。子名瑾。”父子俩与吴镇过从甚密。

吴镇的同胞兄弟，也即吴泽的长子长孙名瑱(谱名误为瑱)多种府、县志都在“隐逸”类附传于吴镇。如清·光绪《嘉兴府志》在吴镇传后附载：“兄瑱，字元璋。常(尝)从毗陵(今江苏武进县)柳天骥讲天人性命之学，以易数推人休咎，多警世，有严君平之风。”县志记载的也不过这几句。在《吴氏谱》中，则记载较详，因《吴氏谱》发现于平湖，是清初吴氏平湖支系后裔续修的，故对其自魏塘迁平湖的始祖吴瑱格外重视。其传略云：“瑱(瑱)字原璋、一字伯圭，以世沐国恩，义不仕元，征聘不赴。治别业于魏塘，今名竹庄；又治别业

于当湖(平湖)北之云津，植修竹，亦名竹庄，今遗址在庄桥右。自号竹庄老人。闻毗陵柳天骥讲天人性命之学，与弟仲圭往师之，得孔明、康节之秘，精易理奇门之数，尝卖卜于崇德(今桐乡县)，日止一课，得钱米酒肉与人。吕翁授丹金四十万，散宗戚乡里之贫者。迹遍四海，言多验，天下驰名‘玄都吴先生’。本字元璋，临化将生平所著之书，凡记‘元璋’二字者，特改‘元’为‘原’，改‘璋’为‘璋’，人无解者，至今乃知公预避吾明太祖御讳也。有《奇门大易》、《天文地理》、《医方》诸秘传。后预示死期，竟尸解。至今里人香火祀之，祷必应。有南北竹庄、锦川御书堂、玄都书院、吴家桥、竹庄桥及养丹处、义塾处、义赈处，详载碑记志传。”因吴瑱的资料不多见，故不嫌其烦，全文引录，但去除其中语近荒唐的溢美之辞以后，所得实迹并不多，只有两点是可信的：“大船吴”家的长子吴瑱家资殷实，在魏塘、平湖各有别业名竹庄，“竹庄老人”是吴瑱的号，与弟吴镇同受业于柳天骥，且曾“卖卜”，目的是效严君平之风，并非以此谋生……等等。

从吴瑱的行状来看，与吴镇极为相似。在元朝凡是“义不仕元”的士人往往以各种不同形式韬光养晦，遁世隐居。吴镇隐于书画，吴瑱游戏于星象卜祝之间。他们也有可能“卖卜”、“卖画”，但都不必为稻粱谋，因为他们都是家财万贯的吴家子弟，而当时“大船吴”航海未辍，家业鼎盛，故“日止一课，得钱米酒肉与人”的描绘，应属可信。明·正德以后的《嘉善县志》也屡有赞颂吴镇拒不为富室豪绅作画，却以画赠贫士，使出卖取值，以赈困厄的记载。由此推论，后来有些文章，称吴镇家境贫寒，只能靠卖卜卖画求生，并衍生出一些偃蹇寒酸的描写，似乎都与吴氏兄弟当时的实况不符。

吴镇的侄辈中，要数吴瓘与他的关系最亲密，传世的吴镇墨迹中有《梅竹合卷》（现藏辽宁省博物馆），就是吴镇与吴瓘的合装卷。吴瓘字伯阳，一字莹之，号知非、竹庄人，是吴森之长孙，吴汉英的长子，定居魏塘，“治别业有嘉林、吴园、竹庄等处。”他的宅园与伯父吴瑱的同名，也叫“竹庄”，故吴瑱自号“竹庄老人”，吴瓘则号“竹庄人”。

吴瓘是元季知名画家，地方志将其传略归入“隐逸”或“艺术”类。据《图绘宝鉴》和《珊瑚网》记载还称吴瓘“多藏法书名画，能作窠石墨梅学扬补之（南宋·杨无咎），画寒雀爪喙生动，不下钱玉潭（元·钱选）。 ”

吴瓘之侄、吴镇之侄孙名弘，字弘道。明·正德《嘉善县志》艺术类有传：吴弘道，宣（吴瓘胞弟）子，精于医术，洪武初任太医院御医。每疗人疾无不愈者。愈则各令种竹一竿，寻至巨万，人称其地曰‘竹所’。”后来吴弘道被朱元璋征为御医，迁南京居住。竹所旧址即后之嘉善县治所在。

附《吴镇族系表》

二、吴镇的妻室儿女

吴镇的行状和妻室儿女，历来记述很少，现存七种《嘉善县志》，每志均为吴镇立传，但语多简略，且循循相因，从第一部明·正德《倪志》的74字吴镇传开始，到最后一部清·光绪《江志》的169字吴镇传结束，近400年内没有增补过新资料，尤其是他有无妻室儿女，从无一言只字提及。

明·董其昌在其所著《容台集》中说：“吴仲圭本与盛子昭（盛懋）比门而居，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画者甚众，而仲圭之门阒然，妻子颇笑之。仲圭曰：‘二十年后不复尔！’……”。

这段话后来又被辑入明·郁逢庆的《郁氏书画题跋记》，从此影响久远，后世反复被人引用，说得真有其事似的。其实吴镇与盛懋是否“比门而居”还是个问题。方志中没有记载过盛懋有子嗣，只说盛将画技传于其侄盛著，盛著因为寺庙作壁画“不称旨”而被弃市，从此盛家似乎绝了后。至于他的故居在哪里？早已湮没无闻。董其昌如何知道吴盛必是邻居？

由于董其昌的“妻子颇笑之”一语，有人不但据此肯定吴镇有妻，甚至认为“妻子”一词，也可理解为“妻”和“子”两个单词，则吴镇非唯有妻，而且有子。并引清初吴升《大观录》和卞永誉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二书中所记李日华之子李肇亨的题识：“我家旧藏道人为子佛奴写竹谱《万玉丛册》廿四帧”为证，推定吴镇是有儿子的，儿子就是“佛奴”。

《义门吴氏谱》各代嗣续记载甚详，许多传主都记述其行状、婚配、墓葬等等。吴镇小传字数多至391字，为全谱之冠，然无一字涉及其妻室婚配，子孙嗣续也付阙如。与谱中其他传主的记述相比，被详此略决非出于疏漏。

从保存完好的吴镇墓的形制来看，似乎也是一个独葬墓。吴镇生前预题墓碑曰：“梅花和尚之塔”，残碑犹存，明·万历、天启间重修吴镇墓，创建梅花庵，墓前增一石碑，由邑令谢应祥署篆，曰：“此画隐吴仲圭高士之墓”，至今完好如初。如吴镇确有妻子儿女，则身后夫妻长期竟未合葬，似乎也与当地习俗不合。

吴镇曾为佛奴画过《竹谱册》共廿二页，在这套册页的题识中，确有八处提到“佛奴”，其中还有一处称“佛奴”为“儿”。从此有人论定佛奴即是吴镇的儿子。目前看来这个论据尚嫌不足。首先，“佛奴”其名不见谱籍传记，仅见于《竹

谱册》，终属孤证，难为定论；再说称“佛奴”为儿，未必一定是儿子，按《说文》所训“儿”的本义是“孺子也”，泛指少年儿童。正如现代汉语中尚有“儿歌”、“儿戏”、“儿科”等词汇，这里的“儿”均不作“儿子”解。

从《竹谱册》提及佛奴的几则题识看，可以推测佛奴当时还是少年。如《竹谱册》第三页吴镇题云：“至正十年夏五月一日，梅道人年已七十一矣，试貂鼠毫笔。潘衡旧里，儿诵《论语》声声。”则揆之世俗，父已年逾古稀，子也必非童稚，从“儿诵《论语》声声”的描绘中，佛奴似尚在垂髫之年。认定“佛奴”就是吴镇儿子，从年龄、称谓上看，也难免有方枘圆凿之嫌。

《义门吴氏谱》中查不到有名“佛奴”的，但有一人名叫“观音奴”，推其辈份，是吴镇未出五服的侄孙，其祖父名汉杰，是吴镇的嫡堂兄弟，世居魏塘。设想观音奴幼年在伯祖吴镇那里读书、习字，并请求吴镇为他（背后还有他的父亲和祖父）画《竹谱》的可能是很大的。而且“观音”即是“佛”，为使文字雅驯，吴镇在题识时将“观音奴”缩减为常用的二字小名呼之，似乎也有道理可通。但“观音奴”毕竟与“佛奴”有别，臆测之辞难作定论，不妨聊备一说，以供讨论。

既然找不到吴镇有过妻室儿女的客观记述和可信佐证，结论只能是：他可能始终过着独身生活。基于此，才易于找到他一生奇行异踪的行为轨迹和推理逻辑，也便于更深一层地探索吴镇谜一样的悲剧身世。

三、吴镇故居

吴镇的故乡是魏塘镇。

据《义门吴氏谱》载：吴氏的十三世祖“吴煜，字公亮，仕(宋)武义大夫，号思贤先生，居嘉兴，其地今名思贤乡。”思贤乡即今嘉善县境之西北部，其名是由唐·陆贄而来。据说陆贄出生于此，后世才名其地曰“思贤”。这位思贤先生吴煜，是吴氏定居思贤乡的始祖。

吴煜一支迁居思贤乡后传了五代，到吴氏十七世祖吴棣荣、吴棣华兄弟时，两家同时绝嗣，此时已到了南宋季叶。

其时吴氏十八世祖吴泽(即吴镇的祖父)，本在汴梁(河南开封)为官，几经战乱，忽然举家迁居思贤乡。吴泽长子吴禾，后来又从思贤乡迁居魏塘，置了房产，安顿他的家室儿女。

与吴禾同时或先后从思贤移家魏塘的还有他的三弟吴森。故吴氏在魏塘的分支始祖应是吴禾、吴森两人。他们兄弟俩在魏塘营建的宅院规模不小，而且有可能始终毗连在一起。

吴禾生二子，长子吴瑱，次子吴镇。

吴禾在魏塘的宅院传至吴瑱、吴镇时名“竹庄”；吴森的宅院至其孙吴璿时亦名“竹庄”，而吴璿之侄吴弘所居则名“竹所”。这两个竹庄，一个竹所，分属吴氏两房三户，在元季至正年间(1341~1368)曾同时存在，在当地还颇有名，在地方志和元明人的著作中都有踪迹可寻。

吴禾长子吴瑱，后来再徙当湖(今平湖县)，在当湖北之云津又治别业，植修竹，亦名“竹庄”，即南竹庄。从此吴瑱就定居在南竹庄，并自号“竹庄老人”，成为吴氏当湖支系的始祖。

自吴瑱迁居当湖以后，魏塘的北竹庄就是吴镇的居所。

但吴镇没有沿用“竹庄”其名，而名其居曰“梅花庵”，自号“梅花道人”。揣其意，其兄吴埏既又建南竹庄，并号“竹庄老人”，其侄吴璠的居所就在附近，也名竹庄，并有“竹庄人”之号，为免混淆，自然不便再用竹庄来命名自己的住所了。

那么吴镇、吴埏、吴弘一族三户同时在魏塘的两个竹庄一个竹所，座落在哪里？请看下列资料：

清·光绪《嘉善县志》卷五“公署”篇载：“县治在魏塘镇，前临华亭塘，后枕魏塘河，本嘉兴县东境。”后有注云：“元吴氏废址、元万户陈景纯花圃、宋（应是明）吴宏道（即吴弘，字弘道或宏道）竹所，即今县治基。”注文说得很明白，嘉善县的县署始建在三个废址上：其一是“元吴氏废址”，即包括吴镇故居的全部和吴璠竹庄的一部分；其二是“元万户陈景纯花圃”，即元·陶宗仪在《辍耕录》卷廿六“浙西园苑”中所记：“嘉兴魏塘之陈（园）”的一部分；其三是“吴宏道竹所”。如此说来，两个竹庄一个竹所确有可能是毗连在一起的。

嘉善县署始建于明·宣德五年（1430）秋，翌年竣工，座落在县城中央，占地约近十亩。前临华亭塘（又名魏塘、武塘，今名魏塘市河），后枕魏塘河（已填平，在今之丝绸路迤东）。旧县署一直沿用到民国年间，1937年被日军炸毁。1952年在旧县署废墟上辟建今日之人民广场。

吴氏竹庄与竹所的位置既已明确，则其彼此间的相关位置及各自的规模又如何？

据《辍耕录》“浙西园苑”云：“当爱山（陈景纯）全盛时，春二三月间，游人如织。后其卒未及数月，花木一空，废弛之速未有若此者。自后其地吴氏之园曰竹庄，盖元有池陂数

十亩，天然若湖，莹之(吴璫)尝买得《水殿图》，据图位置，构亭水心，潇洒莫比。诤讦之徒，欲闻诸官，亟塑三教像于中，易曰‘三教堂’，人不可得而入矣。莹之卒，潯遭兵燹，今无一存者。”陶宗仪记了陈园，又记了吴璫的竹庄，详实可信。关于陈园的规模和座向在明·正德《嘉善县志》卷三“古迹”篇中也有记载：“陈氏东、西园在魏塘镇。元万户陈景纯所辟，内有雪月楼一，亭榭凡七十二。……其西园即今县治(基)也。”原来兴建县治用的是陈氏西园的废址。其东园一直要延伸到今日之花园路(当年名花园东弄)一带。而吴璫的竹庄按《辍耕录》所云似应在西北。因其地北枕魏塘河，河中原有一段水面较宽，称魏塘漾，正合“池陂数十亩，天然若湖”的描述。

吴弘竹所的规模比不上吴璫的竹庄，但吴弘是名医，“每疗人疾愈，则各令种竹一竿，寻至巨万。”其竹林之面积，想亦可观。从光绪《嘉兴府志》卷十四“古迹”篇所附明·陈约题为《种竹承母命》的长诗看，竹所的位置似应在今之人民广场南端或径傍市河北岸。因陈约诗的最后四句云：“维舟武川上，望见青猗猗，主人许径造，操觚来赋诗。”泊舟河边即能望见修竹的青翠之色，则竹所必傍河或近河无疑。

其相关位置既已明晰，陈园在东，吴璫竹庄在西北，吴弘竹所在西南，则吴镇故居当在三者的中央(见附图)。吴镇的毗邻关系应是东邻陈园，与陈景纯对门而居，中界花园西弄南北贯通；西北接吴璫竹庄，西南连吴弘竹所。所谓“与盛子昭比门而居”，似与关系位置不合，不尽可信了。吴镇的故居规模如何，尚无载籍可考。但考虑到吴镇故居即是与吴璫合用的“北竹庄”，还是其父吴禾所置产业，按当时“大

船吴”家的财力来衡量，自然绝非一般简陋民居；再看吴镇的竹庄在“浙西园苑”中都能占一席之地，则吴镇故居的规模想必也很可观。所谓吴镇“匿影孤庐”、“潜踪委巷中”等等传说，看来都是明朝人无实据的臆测和杜撰了。

明·孙茂芝在《梅花墓考》一文中说：“世言吴仲圭尝卖卜魏塘，墓侧旧亦有梅花庵与池，则固生而居之，歿西葬焉者也……”孙茂芝的说法是不确切的。梅花庵的创建与重修均在明代，最早不过万历，邑志记载甚详，元末时只有吴镇墓，尚无梅花庵。然而吴镇墓旁的梅花庵即吴镇故居一说，自孙茂芝后流传甚广，直到现在一些研究吴镇的方家，有时还在以讹传讹，故不能不据实加以辨正。

自发现《义门吴氏谱》后，也为原县署即吴镇故居旧址之说提供了佐证。《谱》载：吴瑛、吴镇兄弟皆师事毗陵柳天骥，得其天人性命之学，精易理奇门之数，兄弟俩曾在一起作过预言：吴镇“笑谓其兄曰：百年内有官人住吾宅。……宣德中（果）以公宅为嘉善县治……其言不爽。”以示吴镇能预知明代将在其宅院旧址上兴建县署，语涉玄虚，似不可信。然在家谱中为了神化祖先，在祖先头上加些神话般的光环，本是常事；现在我们抹去这光环，却为邑志记载吴镇住宅后来成为县署所在，找到了来自吴氏后裔的佐证。

另有民国·《嘉兴文献》“乡贤传略”篇吴镇传中说：“吴镇尝读书春波门外，……其旧居在今日（嘉兴）南城之梅湾街。”不知所言何据？且这里说的是吴镇侨寓嘉兴的客舍所在，并非故居，自当另作别论。

附《吴镇故居示意图》

四、从梅花庵到春波客舍

吴镇署画所用印章，从不矜富自华，早期只用一白文“吴镇”姓名章、一朱文“仲圭”半方章和一朱文“莲庐”闲章。这三方印章在作于泰定五年(1328)的《双松平远图》和后至元二年(1336)的《一叶竹》(“八竹碑”之一)上分别可见。可惜存世吴镇画中自泰定五年到后至元二年之间，有年款的作品所见不多，不知这八年中所作书画，是否都用这三方印章？

从存世墨迹看，吴镇自后至元二年(1336)为葛可久作《中山图》开始，直到至正十三年(1353)为元用作《小景图》四幅为止——即吴镇五十七岁起，直到逝世前一年，整整十七年里，始终只以朱文“梅花庵”和白文“嘉兴吴镇仲圭书画记”为主的两方印章。凡所作重要画件，往往两印同用，朱文在上，白文紧接其下；在一般画件如册页之类小品上面或只用二者之一，在鉴赏历代名家画迹时单用九字印。

元以前及元初书画家所用印材大多为铜质，偶而也有玉印。如元·赵孟頫所用诸印多为铜印。铜印不易制作，得请专业匠师浇铸或现凿，玉印的制作自然更困难，故当时书画家用印少，有则也较朴陋。据说元·王冕首创以花乳石作印材，并有自刻印章传世。从此篆刻家有了可供驰骋铁笔的方寸之地，继而开宗立派，各呈异彩，这已是入明以后的事了。当然，用石材治印，发端不一定是王冕，但文人用各式印章来丰富文房的韵事，确实始自元末，直至今日，书画家仍乐此不疲。

考吴镇生年长于王冕，生平未必与王冕有过交往；但传世画迹中有《梅竹双清图卷》就是王冕画梅题长诗后，吴镇再